

# 辩护人



王 亚 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015041



女子学院 0053497

# 人 护 辩

王 亚 平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 辨 护 人

王亚平 著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大 连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5,000 印数: 134,001—244,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649 定价: 1.20元

# 目 录

---

|               |     |
|---------------|-----|
| 辩护人.....      | 1   |
| 神圣的使命.....    | 24  |
| 生活的信念.....    | 59  |
| 疯人之恋 .....    | 101 |
| 神秘的事件 .....   | 129 |
| 奇案背后 .....    | 177 |
| 赵小松逃跑之后 ..... | 205 |
| 怪商的掘墓人 .....  | 233 |

## 辩护人

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法庭的场面，被告人不是我，可是我心里却非常紧张。我坐在为证人设置的软椅上，和我相对的是审判席，大厅两侧分别是律师和检察员的席位。现在审判席上已经满座，而律师和检察员的座位还是空的。

今天，这里要审判的是地委书记兼专员唐汉疆的儿子、杀人犯唐小波。旁听席上早就坐满了人，坐席中间的夹道都被活动椅子堵塞了，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发出嗡嗡的声音。

我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证人，过一会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法庭作证，这固然使我这个从来没有登过大雅之堂的人心头发怦，但是，叫我感到心慌意乱的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为难，使人感到可怕的事情，现在它还是一个秘密。

人们坐在那里谈论着：凶手会不会被免除死刑；法庭会不会不顾唐汉疆的地位公正审判；唐汉疆对此案是个什么态度；律师可能如何为犯人辩护……我心绪不宁，那些嗡嗡的低语对我来说只是一股耳旁风，只有身后传来的关于律师的议论敲醒了我的神经。

“听说律师是雷蒙？”

“是他。”

“嘿！唐汉疆可真不含糊，请了他来。”

“啊！地委书记嘛，咱们这儿方圆几百里，雷蒙就是天上的星星，他也有法子叫人去摘下来。”

“不过，雷蒙那一身本事在这儿可是派不上用场，这个案子证据不够是肯定不能开庭的，犯人又不是平头百姓的孩子，唐汉疆可不是好惹的。”

“这话倒是实在，没把握的事谁愿意惹这个麻烦。”

.....

他说唐汉疆不是好惹的，这话我听着很入耳。我想，说不定我对唐汉疆了解得比他还多点呢。可是对这位律师我却不大了解。听说这人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声誉显赫了，人们说，他参与案件只认事实不认时势，因此，查冤纠错虽然做了很多让人含泪报恩的好事，但是也一再得罪那些心术不正、有意害人的人，结果文革期间他惨遭不幸，老婆被逼自杀，小孩给人打死，他自己也是数次死去活来，断了几根肋骨，瘸了一条脚。“四人帮”倒台后他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成绩显著，后来又筹建法律顾问处，现在顾问处正式开业，他是那里的负责人。想到这些，我就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从来就认这个理，在真正的精明强干的人面前，假象只能是暂时的，假如雷蒙果真是个出类拔萃的律师，那么他替被告的辩护对我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想到这，我的心里不由得一紧。

我身边还坐着几个人，右边一男一女都是中年，女的身上飘散着淡淡的来苏儿味，象是在医院里工作的。男的是个

干部模样的人。左边隔着两张空软椅坐着另一个男人，他大约有四十多岁，削瘦的脸上架着副黑边眼镜，黑白相间的头发象刀切过似的整齐地向后倾倒。我闹不清他们是不是证人。这时，女检察员苏宁就坐了。她年纪在三十八岁左右，是我爱人的表姐。

我身边那个戴眼镜的人站起身向律师席上走去，他瘸着一条腿，右手还拄着手杖，他就是雷蒙律师！我看看手表，离开庭时间还差一分钟。雷蒙在律师席上坐下，他把手里拎着的一只小皮夹子放在桌面上，两只手交叉握住用双肘支在胸前，端端正正地坐着。

审判开始了，犯人唐小波被带到被告席上站定。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神情沮丧，脸色苍白，他耷拉着脑袋，好象脖子没有力量支撑他那颗脑袋似的。

起诉人是被害人江小帆的哥哥，他是个矿工，身穿工作服，模样憨厚，身体单薄。他念起诉书时声音很沉静，但流露出愤懑的心情，我感觉得出来，他的控诉感染和打动了很多人。

起诉人说，唐小波自从去年八月和江小帆相识以后，便和江小帆发生了两性关系，致使江小帆怀孕。江小帆提出要和唐小波结婚遭到唐小波拒绝。去年十月五日晚十点钟，唐小波以劝江小帆打胎为借口，把江小帆骗到城郊苹果园，将她杀害后投尸入井，毁尸灭迹。起诉人最后说，被告人唐小波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应该依法惩处。

检察员苏宁列举事实揭露被告人作案情节严重、手段残

忍、对抗调查、态度恶劣，要求法庭依法严惩。

法庭开始调查，先是出示物证。对那些凶器、血衣等物证，唐小波都供认不讳。后来我被传出庭作证。我尽量平静心情、吐词清晰地向审判席做了如下陈述：

“去年十月五日晚十点钟，我在苹果园餐厅吃完饭，路经唐犯杀人现场，正遇到唐犯慌慌张张逃离现场，于是我就尾随跟踪，查明唐犯的地址后报告了公安局。”

法庭又询问了我一些其他情况，我镇定自若地作了答复。

法庭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在事实面前唐小波只好低头认罪。于是审判长宣布开始辩论，唐小波要求律师替自己辩护，全场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雷蒙身上。我紧张的心弦绷得更紧了，我担心这个精明的人使事情节外生枝。

雷蒙站起来先向审判席点头致意，又向检察员致了注目礼，他的风度是很潇洒的，瘦高的身子象军人一样挺直地站立着，有一种雄纠纠的威严。全场鸦雀无声，人们静待他的发言。

他用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关于被告行凶杀人的犯罪事实方面我不发表意见，因为被告人已经供认不讳。我只想就起诉人的发言提一个疑问。我必须指出，在起诉人所列举的事实里面有一个重大情节还有待于调查澄清。”

律师的话在全场引起了一阵短促的喧哗，我的脑袋里嗡地一声，“糟糕！他怕是真的要找那个岔子吧！”我忐忑不安地凝视着雷蒙，他那双眼睛正专注地望着起诉人和检察员。

他继续说：“起诉人和检察员指出，唐小波致使江小帆怀孕，这一情节不是事实……”

他的话音未落，旁听席上就响起了一片惊讶的议论声。

雷蒙高亢的嗓音盖过了嘈杂声，他说：“因为唐小波的生活经验有限，这一点连他自己都还蒙在鼓里。事实上，江小帆在和唐小波相识以前就已经怀孕，所以不能说造成被害人怀孕的一方是唐小波。”

律师说出的正是我最担心暴露的事情真相，我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一个固执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他不可能拿出证据！

“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苏宁也站起来，她的声音相当悦耳。

雷蒙说：“我有证据、有证人可以证明这个情况。”他从小皮夹子里拿出一折纸展开来扬在手里说：“这是去年七月二十日医院为江小帆检查身体的病历，这个时候她已经怀孕了将近两个月。这一张是法医报告，上面指出江小帆被害时腹中的胎儿已有五个月，因此可以断定唐小波和她的怀孕毫无关系，正如起诉人指出的，她和唐小波相识是在八月份，距离她死亡的时间一共才有两个半月。”

旁听席上的议论声又开始嗡嗡作响。我看到苏宁好象心中焦躁，又一时无言对答，脸色有些发红。在这个时候雷蒙请当事医生出庭作证，我身边那位中年女人站起来讲了许多话，详细叙述被害人生前请她给检查身体时的情况。当她的证词讲完，苏宁便抬高嗓门对雷蒙说：“律师提出的问题属于枝节问题，不管江小帆的胎儿是不是唐小波造成的，唐

小波是杀人犯这一事实证据确凿，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这是今天开庭审判的主要内容，请律师把辩护的重点放到主要事实方面来。”她这番话说得泼泼辣辣，火气十足，显然她对律师的态度很不客气。

雷蒙语气仍然很平缓，声音依旧很响亮，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提出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枝节问题，如果不把造成江小帆怀孕的人调查出来，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逍遥法外而不受法律制裁，唐小波在本案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无法澄清。”

“老滑头！”我暗暗诅咒了律师一句，心想，看来对这个案子他有他的想法，见鬼！

苏宁说：“律师指出的这个情况，可以单独立案，因此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避不谈。”

雷蒙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有证据证明江小帆不仅是唐小波的受害人，她还是别的人的受害者。我还有证据证明唐小波也是江小帆的受害者。”

苏宁和起诉人好象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一楞。

雷蒙加重语气说：“江小帆和别人发生关系造成后果却嫁祸于唐小波，并以此为理由逼唐小波和她结婚，还以此为把柄向唐小波敲诈勒索，三次向他要钱，总计一百元。这个事实唐小波你应该向法庭坦白。”

唐小波说：“律师说的都是事实，我因为入党不久，预备期还没满，很害怕她把我的事捅出去，取消我的预备期，这也是我杀人的一个动机。但是我真不知道她的孩子是别人的，一点也不知道，对这些事我不太懂。”

雷蒙说：“我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江小帆勾引青

年人走向堕落，她敲诈勒索，骗取钱财，她本身就是一个教唆犯、诈骗犯，唐小波犯罪的责任与她有关。

“关于那个造成江小帆怀孕的人，我也有理由这样设想，他利用江小帆引诱别人失足，并对别人进行讹诈，象唐小波这样上了当的人，可能不止一个。依此推论，江小帆、唐小波都是他的受害者，他的危害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要比唐小波严重得多。”

审判长点点头，接过那些证明材料审阅起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律师的一番话审判长是不会等闲视之的，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苏宁毫不让步，她说：“请问律师，这就是你的全部证据吗？”

雷蒙说：“关于江小帆的为人，我还有人证，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接着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出庭了，他是食品公司的保卫干部，他说，江小帆生活作风败坏，在她认识唐小波以前就因为和本单位的一个人乱搞男女关系而被开除了。另外，据反映江小帆还和其他人有这类关系，这些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原来很简单明了的杀人案变得错综复杂了。法庭上律师和检察员争执激烈，旁听席上群众也议论纷纷，最后法庭经过合议宣布暂时休庭，待有关事实调查澄清再开庭审判。

当我拖着两条沉重的腿，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后，爱人便焦急地问：

“判了死刑吧？”她期待地望着我。

我一屁股坐在床上，感到浑身没有一点儿劲。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爱人不安地凝视着我，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以后几天，我心神不宁地度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件又一件令人琢磨不透的事出现了，这使我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忧心。

那天我打算在苹果园餐厅吃点晚饭，无意中看见雷蒙坐在里面，他手里拿着一杯啤酒正在和服务员津津有味地交谈。我没敢进去，心里犯了嘀咕。

后来，我又很意外地知道了雷蒙到江小帆的宿舍去了解她的情况，他对有些事情问得很仔细，叫我不能不感到惶恐。

我已经有好几次在梦中和他打交道了，没有一次是对我有利的，我感到了未来的不祥，要知道，雷蒙尽管负有盛名，可现在他是唐汉疆的律师啊！唐汉疆可以给他许多好处，可是我，我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是心头的石头越压越重，我终于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等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下了夜班的爱人已经回来了。

她忧心忡忡地说：“我上班的时候，雷蒙来找过我。”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这一刹那，我真有点儿相信梦是灵验的了，难道恶运真的降临了吗？

爱人叙述了他们交谈的内容，看来律师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我，还好，爱人的应付还是机智的，可怕的是，律师请我在明天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谈一谈，这意味着什么？是摊牌？还是试探？我去不去呢？

早饭以后女检察员找上门来，我们夫妇俩都感到有些唐突。好象我这里已经变成了台风中心，利害的双方都围绕着我加速旋转。

苏宁坐下后，开门见山地问我爱人：“昨天雷蒙找过你？”

爱人点点头，奇怪地问：“他跟你说了？”

苏宁摇摇头说：“是我了解到的。”

“怎么？你对他的活动很注意。”我问。

苏宁讥诮地说：“我很想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听她的语气，早先她跟我谈起雷蒙时对他的那种真挚的仰慕和好感此刻已荡然全无了。苏宁是离过婚的独身女性，她的丈夫原来是法院里精明干练的干部，文革一发动，他摇身一变成了砸烂公检法的骨干，因为容不得他的为人，苏宁才决定离婚的。正因为苏宁为人处事如此心地纯正，她在文革期间的一番磨难也就在所难免，幸而她好端端地活下来了，高尚的心灵使她越活越年轻。苏宁嘴角旁边的两个小酒窝生得特别，只要她的嘴角带着笑意，说话时小酒窝就会时隐时现，煞是可爱；但当她情绪严峻时，那对酒窝就无影无踪，仿佛它们生来就是来分享她的欢悦似的。从前当她心荡神驰地向我讲述雷蒙这位她素不相识的律师时，那对小酒窝每每发出暗示，我和爱人都揣测，她对这位律师恐怕倾心已久，只是邂逅无缘。现在这对酒窝毫无踪影，在我看来，她的失望比我更甚，一种潜在的难堪使得她对雷蒙不能容忍了。

苏宁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爱人向她叙述有关她与律师谈话

的内容，当她听说律师明天要约我见面时，眼睛里闪现出兴奋而又庆幸的光芒。她打断我妻子的话对我说：“你们谈完以后，你赶快把内容告诉我……不，还是我亲自听听你们谈话好。”

我正求之不得，忙说：“那我们一起去吧。”

苏宁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吧，你告诉雷蒙，把谈话地点改到你这里，我在里屋。”

“偷听？”我爱人大惊小怪地问。

我已经窥透了苏宁的意图，顶了老婆一句：“这有什么，他要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正好出他的丑。”

苏宁用轻蔑的口气说：“恐怕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还能把一个杀人犯辩护成为一个青天大老爷不成？”我爱人有意打探道。

苏宁沉静地说：“我们这些天的调查一无所获，现在明白了，雷蒙是有意把我们拖进烂泥潭里。”

“烂泥潭？怎么讲？”我想让她把情况都讲出来。直到现在，她在客观上做着我的挡箭牌，这是我的运气。

苏宁说：“有人揭发江小帆和本单位的齐国正有暧昧关系，这个人是公司副经理，在江小帆被害前他就为这个事停职审查了。可是他一直不承认。据他说这是有意诬陷，他怀疑是公司经理罗光宇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看起来这是一笔十年算不清的糊涂账，按照雷蒙的逻辑，唐小波也许十年都不能审判。法院前天驳回了我的重新开庭的要求，我真怀疑雷蒙和唐汉疆有什么暗中来往，总之，我不能

不多个心眼儿。”

“可是，他这么拖着总不是办法……”我有些事情还没想通，这样问道。

苏宁胸有成竹地说：“假如他要你改证词，也许事情就解决得快一点儿。”

我茫然地问：“怎么改？”

“比如，让你这么说，那天你不但在现场看见了唐小波，你还看见了暗地里跟踪唐小波的人，你害怕他们是江小帆一伙的就没敢说，因为怕报复。这样，他关于唐小波是江小帆的受害者的推断几乎就得到证实了，有你的证词作基础，唐小波至少可以逃脱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惩罚。”

苏宁的话使我感到宽心，因为在她令人信服的分析里，找不出律师要盯着我不放的理由，但是他为什么会在苹果园餐厅里出现呢？他干嘛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呢？

老天保佑我平安无事吧！我求求你！

下午，苏宁真的躲在套间里。三点刚过，雷蒙进来了。我虽然做好了准备，但是仍然心慌，我爱人给他端了茶，我和他寒暄之后在沙发上相对坐下。

我直言道：“您说有重要事情找我谈，是为了唐小波的案子吗？”

雷蒙说：“是啊。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是想来劝劝你……”他欲言又止，一双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我，我的心在胸口怦怦地跳起来。

“劝我？劝我什么？”

雷蒙把手杖放在身边，他端起茶杯用盖子刮了刮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吹了一口气，呷了一小口，好象我正站在茶叶上，他眼睛盯着杯里不放，平静地说：“你现在主动交待问题还来得及，如果等到我在法庭上对你提出起诉，就迟啦！”

他的话犹如一根千钧之棒，打得我脑袋轰然一响，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突如其来的寒流中凝结了。

我老婆激动得脸色通红，厉声说：“雷蒙同志！你这是什么话？”

“你别嚷嚷！”我喝住爱人，虎着脸阴沉地对雷蒙说，“有话就说，把话说明白。”

雷蒙依然漫不经心地用杯盖刮着茶叶呷着茶，眼皮连抬都没抬一下，好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仍然语气平淡地说：“你还是主动把自己在唐小波案件里的真实处境早一点交待出来好一些。最不幸的人是敌视别人好意的人。”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我的真实处境？我就是个见证人，唐小波犯罪的目击者！”

雷蒙忽然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他抬起头来目光逼人地盯着我说：“别装糊涂了！我又不是有精神病，我问你，唐小波作案那天你怎么会到苹果园去的？”

我松了一口气，讥讽地对他说：“你大概有点儿健忘，我在法庭上讲得很清楚，我那天是在苹果园餐厅吃晚饭。”

雷蒙虎视眈眈地瞧了我好一会，那种威慑力使我简直难以承受。他问：“那么，你那天吃的是什么饭？”

我脱口而出：“包子、馄饨。”

“看看餐厅出的证明吧。”说着，雷蒙从身上掏出了一

张证明信递给我，“那天苹果园餐厅粉刷墙壁，全天停业，说谎也得讲究一点调查研究，要不会漏洞百出的。”

爱人和我头挤头地瞪着餐厅证明信，顿时没了主意。真糟糕，我怎么没有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呢？我和爱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我看出，她很震惊。这下坏了！我头上冒出冷汗。

“你撒谎的目的在于你要掩盖你去犯罪现场的真实意图。你和江小帆是有暧昧关系的！”

“胡说！”我勃然大怒，站起来冲动地嚷道，“你这是凭空捏造，血口喷人！”

雷蒙也陡地站起身，他身材修长，居高临下地盯视着我说：“我有证据！”他转脸对我爱人说，“江小帆的耳朵上掉了一块肉，你昨天承认了这是你在和她发生争吵时咬下来的。”

我爱人气呼呼地分辩说：“我说得很明白，我们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雷蒙冷冷地说：“你编了一套谎话，事实上你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和江小帆私通给你发现了，你才去找江小帆报复的。这个内情是你在争吵时亲口说出来的，别忘了，江小帆宿舍周围还有其他人，他们不会听不见的。请看吧，这是他们写的证明材料。”说着，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叠纸放到茶几上。

我和爱人匆匆看过这些材料，她的脸色苍白，呆呆地望着我不知如何是好，目光中充满了痛苦和忧愁。

我掏出手绢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手忍不住直打颤。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